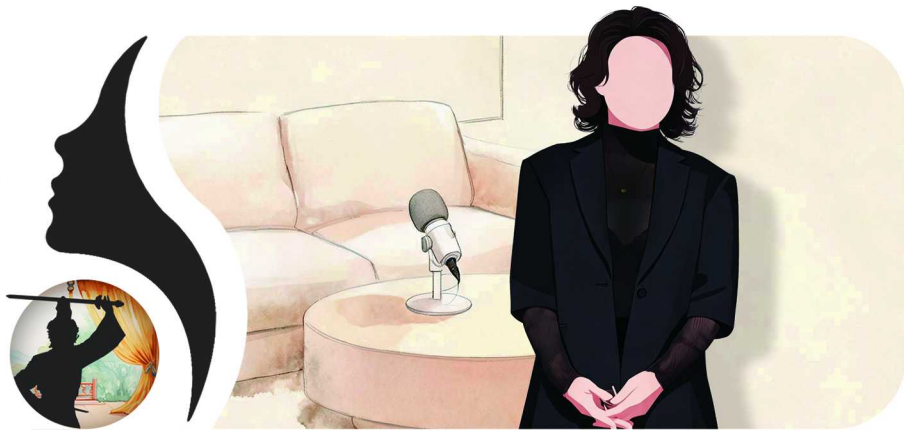




刘丹：我还要当一个新人

在《开端》的循环里，她是让无数观众脊背发凉的“锅姨”；在《乘船而去》中，她是坚韧而哀愁的女儿。而对于演员刘丹而言，成功的角色已是过往，表演这条路，还有更多元的可能性。

从骨科世家的孩子，到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当年年纪最小的学生、话剧舞台上的深耕者，再到如今被越来越多观众看见，她用几十年的坚守与耕耘印证了一件事：艺无止境，敢于清零、持续成长更为可贵。

骨科世家出了个演员

刘丹是哈尔滨人，父亲是骨科大夫，却有一颗文艺热忱的心。她记得少年时代家里总是人来人往——父亲那些供职于歌舞团、话剧院的友人，常常带上乐器登门拜访，临时组建小乐队演奏。“那是非常有理想、有抱负的一代人，他们热爱文艺，常常带我去看各种演出。”

一边是骨科世家传统严谨的家风，一边是文艺友人围坐奏乐的热闹光景，两种截然不同的气息在刘家悄然相融，也造就了刘丹敢于尝试却又内敛多思的特质：“他们喜欢我做一个好孩子，各方面都要优秀，从小就会千方百计想着成为父母眼中好孩子。”这种“活在期待”的状态，让刘丹养成了素来说话客气、更容易替别人着想、几乎下意识地不断自省脾气。

1990年，刘丹考进北京电影学院，是班上年纪最小的学生。早在14岁时，她便在哈尔滨展露出众的表演天赋；16岁，她从上千人的选拔中脱颖而出，被表演系教授齐士龙招进了北京电影学院。而齐士龙当年的提点，她记了许多年：“你需要好好地等待，你需要成长。”

怀揣着“我好像会演戏”的自信，她一边沉淀等待，一边满心憧憬，渴望随着年岁增长积淀阅历，成长为更成熟、更有力量的表演者。“我特别渴望快快长大，能够和不同的舞台剧导演合作，能有自己的机会出现。”

毕业后，刘丹顺利考进中国青年艺术剧院，也就是如今的中国国家话剧院，开始如饥似渴地尝试不同的表演可能。“舞台表演给我打下了基本功，从对剧本的看法，到对角色的理解，应该选择什么样的行动，怎么样更好地表现人物，你会常年在思考。有时候在剧院，一场戏要排好多天，我们会反复地琢磨。”

而立之年，她也曾陷入自我怀疑的低谷。和鼓楼西戏剧合作话剧《晚安，妈妈》时，她突然陷入瓶颈，甚至产生了“不会演戏”的自我怀疑。状态最糟的时候，她登台会手心出汗，大脑一片空白：“发觉从前会的，现在都不会了；我以为我有的，都没有了。我一直在想，如果是这样的能力，我还怎么做表演这一行？”

她不断反思：那么多优秀的演员扎根舞台，一个个角色地打磨过去，依然可能有不完美的表现，自己又做了多少呢？“我真正做过的又有多少？其实感觉非常害怕，非常恐惧。”

刘丹深知，如果在那一刻倒下、逃避，可能就再也无法站上舞台。加之她当时扮演的角色，是一个在直面死亡、思考死亡的角色，这份角色内核也倒逼她直面困境，甚至利用自己当下的低谷，每天习得性地与恐惧作对抗。

闯过这个阶段，“艺无止境”四个字变得具象了。“一次次体验你和角色的关系之后，你慢慢会知道，这一切真的没有止境。所谓的‘好’没有尽头，你永远可以更好，你永远只是走在路上，这条路走多远，完全取决于你相信它可以走多远。”



迟来的“开端”

一部《开端》，让刘丹被更多人看到。再之后的《乘船而去》，又让刘丹在白玉兰奖之后进一步得到金鸡奖的肯定。得奖意味着什么？被看见意味着什么？

“说实话，这些奖项会让你重新看待自己——你真的够格吗？这些年在努力，但你努力得够不够，你现在是不是有能力重新回到起点？”她不爱听“戏骨”这个词，形容“一听就觉得非常可怕”。在她看来，演员最单纯的事，就是面对每一个角色都重新出发。“我想把每一个角色它独特的生命感演出来，那是对我自己最大的尊重。我作为一个小小的个体，去呈现另外一个小小的个体，虽然可能篇幅有限、能力有限，但我的初心不能有一点怠慢。”

比如回头看《开端》的“锅姨”，她曾经不能理解角色玉石俱焚的极端行为，但她在试着去看懂背后的逻辑：“可能只是那一瞬间失去了控制。人的善恶始终是在一起的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能被人看见的一面。”

今年，她参与新人导演的短剧《贪吃蛇》，又收获了另一种创作的热情：条件有限，预算有限，越是困难却越是拧成一股绳。“虽然知道还有很多粗糙的地方，但我们要相互依靠——那个情境下演员和演员之间的关系，与一个平时按部就班的剧组里的关系很不一样，我们必须彼此靠近，彼此依赖，才有可能去完成。”

她甚至因此想起在哈尔滨青年宫学表演的日子，“一群业余的、有表演梦想的小孩，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，志同道合”。那种“把手攥在一起”的信赖感，在传统影视流程里未必总能摸到，反倒是在短剧拍摄现场回来了。

“虽然我年纪大了一些，但我觉得我也是一个新人——真正演戏、像专业影视演员一样频繁工作，也是最

近几年的事情。和这些年轻的小朋友在一起，我学习怎么去认识他们，理解他们，他们也像一面小镜子，让我看到年轻人的眼里，我欠缺的地方。”

“我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有一点急功近利，常常会想，我什么时候能有一个好角色？”至于“是否太晚被看见”的问题，她似乎从来没有放在心上：“正是因为我晚了很长一段时间被看见，我经历了很多自己的成长，这部分成长是无可替代的。”而现在，她依然愿意当一个随时可以清零的“新人”，“我老跟自己说，所谓的经验，所谓30年的学习，这些东西都抛弃掉。如果能做到，我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”

褪去光环，生活中的刘丹，始终保持着充实且丰盈的生活状态。《开端》以前，她很少上网，生活却简单充盈：一天看四五部电影，会花时间阅读、做饭、发呆、歌唱，自给自足。

“我也有一些珍贵的机会，跟不同的戏剧导演合作，他们总会帮我打开一片新的领域，我觉得总会有新的事情，新的注意力，每天忙得要命。虽然我常常宅在家里，很少到处乱跑，但我觉得要做的事好多，好像永远做不完，你自己知道你不够，你要像海绵一样拼命地吸收。”当然，她也会回望，当下的自己，不仅仅只有演戏。“演戏是你热爱的一部分，但这一部分不是全部的人生。”

过去，她曾经认为演戏就是人生的全部，但慢慢地，她发现了自己在这个过程中的缺失，“我觉得人活着很重要，开开心心很重要，享受当下很重要，做一些没有用的事特别的重要。不是很有目的，一定要成为什么——没有用的事，也在给你提供更多的可能性。”

文 / 晨报记者 曾索狄
图 / 上海电视节供图
插画 / 戎青钰

但愿·记录·能够·担当·此·任
见·证·她·们·始·终·在·场